



琼崖儿女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海南银行  
BANK OF HAINAN

●伴你行

A04

2016年9月26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李冰 美编：王凤龙 海南日报



贵州瓮安县乌江天险。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 H长征地今昔

老区瓮安：  
贵州县域  
经济发展新名片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计思佳

“看，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建古戏楼，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会议纪念馆门口，瓮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谢崇禄指着对面飞檐翘角、型如莲花的仿古建筑，自豪地对来访的海报集团“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介绍。

这座面积达4650平方米的大戏楼，所在的地方是瓮安的猴场镇草塘千年古邑旅游区。充满开阔感的空间规划和恰到好处的绿色点缀，来到这里，仿佛进入史书中古色古香的小镇。

谢崇禄告诉我们，这个旅游区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集镇，当地政府于2011年前后进行开发，如今很受游人欢迎。我们也看到，这里的车辆不仅挂着“粤”“湘”“桂”等牌号，甚至还有“琼”字头。

从进入瓮安的四通八达高速公路到大手笔的旅游新区，这个红色老区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的江界河战斗遗址，江流浩荡，两岸是高山悬崖，青峰巨石之上，刻有杨成武将军题写的“乌江天险”四字，记录着红军当年作战的惊险。

住在江边的江界河村村民余德群，今年在江边码头卖起了自家种的橘子和柚子。“一天最多能卖上百块钱。”她说，几年前政府在不远处建了水电站后，又在此处建起码头，吸引游客。

码头边，停靠着一艘艘村民购买的旅游快艇。在过去，在这样一个山区，难以想象。

当天晚上，我们来到了瓮安县城，再次感到震撼。目之所及，完全看不到普通县城常见的老旧、纷乱现象，而是一座座堂皇典雅的酒店、楼房、商业铺面，整个城市开阔又干净，其规划建设水平超过了多地级市。

瓮安，这个有着53万人口的革命老区，依靠高水平的规划和旅游开发，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能量，成为贵州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本报贵州瓮安9月25日电）

VR长征路  
第一视角  
看长征红军强渡乌江  
战斗旧址  
摄影/陈元才  
记者/王黎生 黄汉生  
编辑/计思佳

码上读  
看二三事  
看张志伟拍的  
看张志伟拍的  
看张志伟拍的  
记者/陈元才  
摄影/陈元才  
编辑/计思佳



码上读  
看二三事  
看张志伟拍的  
看张志伟拍的  
看张志伟拍的  
记者/陈元才  
摄影/陈元才  
编辑/计思佳

在千年古镇瓮安，红军经历了“伟大转折的前夜”之后——

# 强渡乌江：张云逸派兵架桥破天险

■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苏庆明

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中间用竹篾编织的粗绳连接起来，一旁放着装着重石的竹篓，石头之间插入若干十字交叉大竹签……

在猴场会议纪念馆以及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海报集团“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记者，都看到这样造型奇特的竹筏。

81年前，海南人张云逸或许正在率领工兵们，日以继夜搭设这样的竹筏，而绝大多数的中央红军，正是搭着这些竹筏渡江而去，将无数追兵甩在身后。

在贵州黔南古镇瓮安，我们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回荡着传奇。

## 一次“开了两年”的会议

一走进猴场会议纪念馆，可以看到一面红墙上刻着一个巨大的时钟。

时针指向12点，钟的左边刻着1934年12月31日，右边是1935年1月1日。讲解员杨俊笑着告诉记者，因为猴场会议召开时间跨过新年，于是有人说这是一次“开了两年”的会议。

事实上，许多人只大体知道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却对在此之前召开的三次会议知之甚少。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来到位于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城，决定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关键问题进

行一次讨论。按预定方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北上已经不是秘密，国民党已布下层层封锁，必须放弃这个念头。”经过争论，大家接受了毛泽东东转兵贵州的建议。

其后，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占领黎平，12月18日在此召开了长征途中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东的建议，确立了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达到距离乌江不远的瓮安县猴场。一直对黎平会议决定不满的李德，坚持认为中央红军不要渡乌江，要回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天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史称“猴场会议”。

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猴场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并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必须置于集体领导之下，摒弃了李德等人的独断专权。”瓮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谢崇禄告诉记者，猴场会议也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 乌江没有变成另一条湘江

“乌江有可能是另一条湘江。”李德在阐释自己的行军想法时，曾这样说过。

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旁码头

边，远望两岸悬崖陡峭，山体就如同被刀横劈下来一样。

当地老乡告诉记者，因修建构皮滩水电站，现在乌江的水位已经上升了150米，天险已变平湖。可以想见，陡然再降150米，当年地势有多么陡峭险峻。

谢崇禄透露，除了天险，在乌江主要的渡口上，黔军已经配置了强大的火力。国民党中央军正向乌江方面推进，其中薛岳的4个师距离乌江已不到一百公里。

在谢崇禄看来，毛泽东作出强渡乌江的决定，来自于对黔军的了解。“当时黔军又被称为‘双枪军’——步枪和烟枪，作战能力十分低下。所以只要抢在国民党主力部队赶到前渡江，胜算很大。”

1935年1月2日9时，红四团选出了首批渡江勇士8人泅渡，不料到江心，缆绳被敌军炮弹炸断。1月2日夜，红四团在老虎洞脚下偷渡。放了3只竹筏下水，每只竹筏载着5名勇士。半小时后，第一只竹筏偷渡成功，5人在敌军阵地下面山崖脚隐伏下来。

3日拂晓，在偷渡成功战士的配合下，红军奋勇攻占敌军阵地。其余部队也在余庆回龙场和开阳茶山关乌江渡口强渡成功，乌江天险被红军踩在脚下。

“猴场会议召开过程中，朱德曾3次离开会场下令指挥渡江战斗，可见战事之急。”谢崇禄说。

乌江没有变成另一条湘江，而是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 巧架浮桥渡江

乌江战役中，在第一批战士偷渡成功后，红军工兵趁势在渡口强架浮桥，大部队冲过浮桥猛烈攻击，敌军全部溃逃。

而负责组织搭设浮桥的，正是海南文昌人张云逸。

乌江流速超过每秒2米，一般的竹筏放在江中肯定要翻，更别说做浮桥。解说员告诉记者，在一名黔军俘虏的建议下，浮桥是这样搭成的：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制成石锚以固定每一节门桥。

36个小时后，一百多个巨大的门桥被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动。

张云逸之孙张晓龙说：“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浮桥时，亲自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感觉浮桥非常扎实，然后赞不绝口。”

浮桥最终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国民党军的8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

当年，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曾以一个颇具预言性标题的文章《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对强渡乌江这场战争进行精彩描述。这个新年，后来成为许多将领终身铭刻的记忆。

（本报贵州瓮安9月25日电）

## H长征印记

红军长征  
四过瓮安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瓮安地处乌江中游、黔中腹地、黔南北端，是战略上的要地。

“你们知道吗，红军长征时曾经4次经过瓮安。”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会议纪念馆门前广场上，纪念馆讲解员杨俊指着广场上竖立着的四座如翻开的书本样的雕塑告诉我们，刻在上面的文字，记载了红军四过瓮安的经历，见证了瓮安对长征的重要意义。

早在1934年10月3日，作为红军战略转移先遣纵队的红六军团就进入瓮安。虽然入驻时间仅有两三天，但他们打通了由黔东进抵达乌江南岸的道路，同时一路上狠狠打击了贵州军阀部队和地方反动民团武装。更重要的是，中央红军军委纵队于1934年12月31日下午3时进驻瓮安猴场，当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猴场会议。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瓮安还见证了红军跳出敌军包围圈的灵活战术。杨俊介绍，1935年4月6日起，红一军团进入瓮安境内白沙、建中一带，造成欲西渡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这一部署，让蒋介石产生了严重错觉，急调滇军赴贵阳。8日，中央红军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向云南方向前进。

在中央红军成功北上后，瓮安迎来了红军第四次经驻。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突围长征。多次转战后，于1936年1月到达瓮安县境，随后再向黔西南方向挺进。

（本报贵州瓮安9月25日电）

# 1933年4月，冯白驹等25人突围母瑞山，演丰乡会师打开琼崖革命新局面

## 昼伏夜行下山 重展革命大旗

### H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经过三天三夜的昼伏夜行，一路秘密转移的冯白驹和24名干部战士饿了只能嚼草根和挖野菜，顶着酷热的高温艰难行军，每晚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就这样，一行人历尽千辛万苦，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终于回到了琼山县大山乡长泰村。

这是1933年4月，距离琼崖红军西上母瑞山，已经过去了8个多月。

此时村中冯白驹家的大屋已被烧毁，只剩下厨房和作为牛栏的横屋，冯白驹与母亲也已阔别多年……

这次突围已酝酿了多时。1933年春，在母瑞山上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中共琼崖党政领导人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经仔细研究、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长期被敌人围困，对琼崖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十分不利，于是特委决定寻找合适时机，组织队伍突围下山。

但自红军上山后，敌军便部署了重重封锁，使得突围行动极其困

难：敌军一面逼迫群众迁离，一面分片上山搜索，发起轮番进攻、袭击。琼崖红军虽然顽强坚守阵地，灵活打游击，但因孤立无援，饥寒交迫，伤亡也十分惨重。

原本100多人的红军队伍只剩下26人，受命下山联络各地党组织的几批同志也如泥牛入海，难觅回音。于是，趁春节时敌军疏于防备，冯白驹等带领红军突围，离开母瑞山向澄迈第二区转移。但到达当地后，冯白驹派入村庄进行联络的女炊事员李月凤被捕遇害，使得特委只好连夜撤回母瑞山，突围失败。

可一天不下山，革命就离成功更远一点。冯白驹经反复考虑，指出琼山作为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同时也是自己领导过多次革命、熟悉情况的家乡，突围去琼山更合适。他的主张得到了众人的认同，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此次突围成功，以及不久后与琼文县委的黎民（李黎明）、朱运泽、冯安全、刘秋菊等人在当地演丰乡的胜利会合，是琼崖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点，为重新发动革命群众，再次打开琼崖革命新局面吹响了战斗号角。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



贵州瓮安县猴场会议纪念馆里，红军和老百姓扎渡江竹筏的雕塑。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